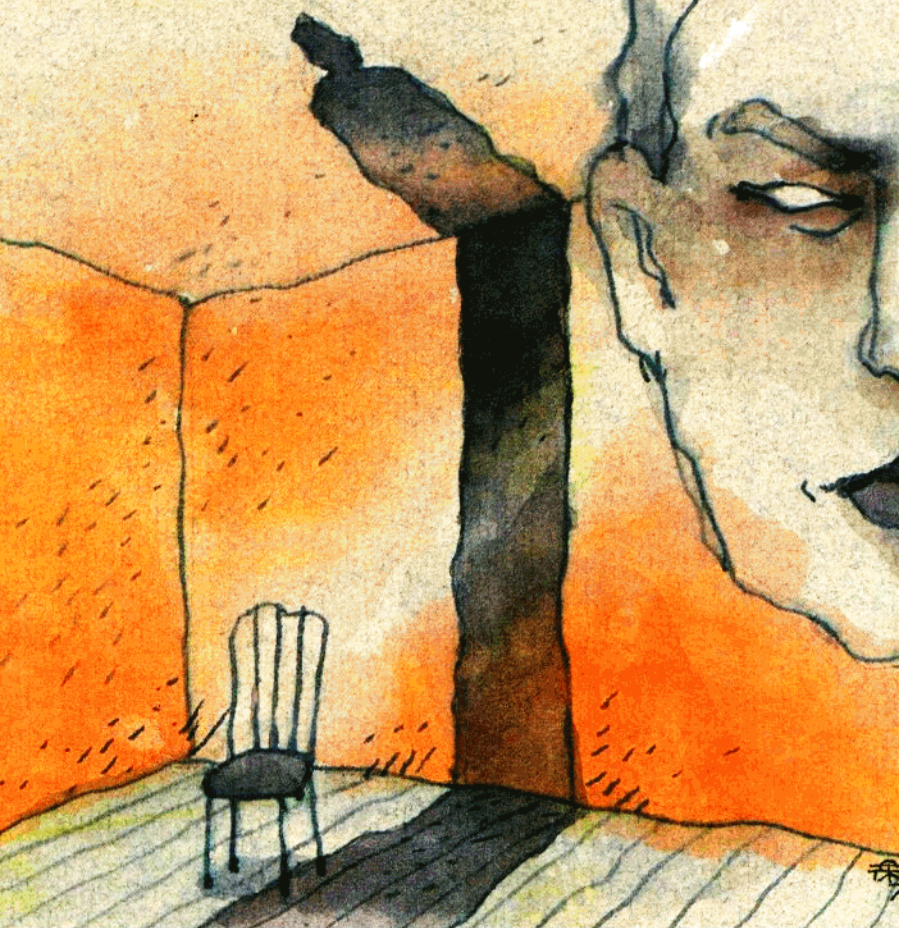
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影子



雨

花

台

石

這是一個舊故事，也可以說，是一個新舊交織的故事，因為故事的前半部，發生在很久以前，後半部，却是最近的事，相隔了二十年之久，一件古怪得不可思議的奇事，才算是有了結果。自然，要講，得先從前半部講起。

我的中學教育，是在我家鄉附近的大城市揚州受的，在我的同學中，有各地來的人，其中有一位，來自鎮江，事情就開始在這位鎮江同學身上。

這位同學，叫徐月淨，這個名字很古怪，有點像和尚名字，而他家又恰好在金山寺下，是以我們都戲稱他為「和尚兒子」，徐月淨是一個好好先生，給我們取了一個這樣的綽號，居然也認了，不加反抗。

鎮江金山寺，是一所很有名的寺院，白蛇傳中，法海和尚作法，「水浸金山」，就是引長江水來浸金山，而金山是長江江中心的一個小島，島上怪石嶙峋，樹木葱翠，寺院依山而築，氣勢雄偉，真是一個好去處。我有一次遊金山寺，就是和徐月淨一起去的，因為那一年過年，我邀他在我家住了幾天，年初四，他也邀我到他家中去，當天下午，他就帶我去遊金山寺。

那天天氣十分冷，中午開始陰冷，等我們到了金山時，天開始下雪，爬山到了金山寺，雨已越下越大，看來已無法遊山，只好遊寺了。

我們在寺中轉了一轉，徐月淨道：「好冷，你要不要喝杯熱茶，寺中的和尚我全熟。」我笑道：「當然，你本來就是和尚兒子麼！」

徐月淨顯得很尷尬，他忙道：「別胡說，在學校說說不要緊，在廟裏，不能胡說。」

我呵着凍得發紅的手，道：「好，我不說了，最好找一個有學問的和尚，可以和他談談天。」

中學生是最自命不凡的，我那時以爲自己的知識豐富，所以才會提出那樣一個要求來。徐月淨立時道：「好，有一個和尚，叫智空，他最多稀奇古怪的東西，而且有各種古怪的故事！」

我十分高興，道：「好，找他去！」

徐月淨帶着我，穿過了大雄寶殿，經過了幾條走廊，他自小在金山寺玩慣的，自然對寺中的一切，熟得可以，他到了一間禪房門口，敲着門，裏面有人道：「進來，是月淨麼？」

我不禁呆了一呆，道：「他怎麼知道是你？」

徐月淨眯着眼，向我笑了一笑，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事實上，他好像有一種特別的力量！」

就一句話，已經引起了極大的興趣，徐月淨推開門，我向裏面望去，只見一個和尚，坐在一張桌子之前，正在抄着經書。

這個和尚，如果他不是穿着袈裟的話，看來也是像一個教員，他看到了我們，笑了笑，徐月淨道：「智空師父，這是我的同學，衛斯理。」

我也不知道向和尚應該如何行禮才好，是以只好點了點頭，智空和尚倒很和藹可親，點頭道：「請坐，外面下雪，好冷啊！」

外面的確很冷，但是禪房中很和暖，因爲生着一爐炭火，我在炭火邊坐了下來，徐月淨道：

「智空師父，衛斯理最喜歡稀奇古怪的東西，你將那隻木鴨子拿出來，給他看看。」

智空和尚微笑着，站起身，來到一隻木櫃前，打開一個抽屜，回頭道：「你來看！」

我忙走了過去，道：「是甚麼東西？」

我說着，已經看到那隻「木鴨子」了，那是一截老樹根，樣子就和一隻鴨子一模一樣，真可以說是維妙維肖，但是却一眼可以看出，那是天然生成的。

這東西自然奇趣，我拿起來玩了一會，然而離我想像中的「離奇古怪」，還差得很遠。

接着，在徐月淨的要求下，智空和尚又給我看了幾樣東西，一樣是殼作寶藍色的「鳳凰蛋」，我想那大約是鴛鴦蛋，另一樣，是一串念珠，看來並沒有甚麼特別，但是據智空和尚說，它是山魅的骨頭做的，「出家人不打詭語」，我自然不好意思追問下去。

還有一隻很舊的竹盒子，盒中放着一塊黑漆漆的東西，說是真正的「狗寶」，「牛黃狗寶」，倒是時時聽說的珍寶藥材，却不料看來竟如此不起眼，而且我自料不會有甚麼疑難雜症，需要動用到「狗寶」的，是以我的興趣越來越淡了。

外面的雪仍然十分大，但反正徐月淨的家就在金山，我已有要冒雪回去的意思，徐月淨也看出我有些不耐煩了，他對我道：「智空師父還有一件很奇怪的東西，可以令你大開眼界的！」

我不經意地道：「是麼？」

智空却道：「我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了，你們要不去吃一碗齋麵？」

徐月淨道：「怎麼沒有了，你那塊石頭呢？」

禪房中的氣氛，本來是很融洽的，可是徐月淨的這一句話才出口，我立時便覺得事情不對頭了！

在剎那之間，徐月淨像是說錯了甚麼極其嚴重的話一樣，現出十分慌張的樣子來，而智空和尚的面色，也陡地一變，變得十分難看。

只有我，全然覺得莫名其妙，因為我實在想不出徐月淨的那一句話，有甚麼不對頭的地方來。徐月淨只不過問，「你的那一塊石頭」，一個和尚，藏着一塊石頭，決沒有甚麼不對。

可是看當時的情形，徐月淨倒像是問了一句「你藏的那個女人呢」一樣。

如果我當時年紀大一些，世故一些，我一定會裝着看不出氣氛有甚麼不對，不再去追問。可是當時我却年輕，我只覺得奇怪萬分，我立時道：「甚麼石頭？」

我這樣一問，徐月淨和智空和尚的神情，更是尷尬了，就像他真的藏着一個女人，已經被我識穿了一樣，智空和尚先是瞪了徐月淨一眼，徐月淨也像是做了甚麼大錯事一般，低下頭去，一言不發。

然後，智空和尚轉頭，望着窗外，道：「啊，雪絨下越大，你們也該回去了！」

爲了那塊石頭，智空和尚竟由熱誠歡迎，而變成下逐客令了，而且，徐月淨和他配合得很好，立時道：「是啊，我們該回去了！」

我當時氣得幾乎立時要噁了起來，但是我却忍住了未曾出聲。我的心中當然感到十分疑惑，不知道他們提到的那塊石頭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但是我已決定要弄清楚這件事，而且決定先在

徐月淨的身上下手。

所以我道：「好啊，我們該回去了！」

徐月淨和我一起離開了禪房，到了房外，他忽然又叫我等一等，又進房去，和智空和尚囁咕了一陣，然後才帶着惴惴不安的神情，走了出來。

我們一起離開了金山寺，向下山的路走着，到了山腳下，我仍然直向前去，徐月淨伸手拉住了我的衣服，道：「你到哪裏去？我家在那邊！」

我道：「我知道你家在那邊，可是我現在要到碼頭去，搭船進城。」

徐月淨愕然道：「進城？幹甚麼？」

我大聲叫道：「回我自己的家去！」

徐月淨呆了半晌，雪十分大，我們兩個人，只站立了片刻，連眉毛上都沾了雪花。

徐月淨在呆了半晌之後，才道：「你……你在生我的氣了，是不是？」

我知道徐月淨是一個老實人，非用重話逼他，是不會發生效果的，是以我立時道：「我何必生你的氣，我們根本不再是朋友了，爲甚麼我要生你的氣？」

徐月淨着急道：「你說甚麼？爲甚麼我們不再是朋友，我們是好朋友！」

我冷笑着，道：「是啊，是好朋友，可是好朋友的一方，却和和尚睜來眼去，這算是甚麼？」

徐月淨低下頭去，呆了半晌，才嘆了一口氣，哀求道：「衡斯理，這件事，別再提了好不好

，只當我們沒有這件事，好不好？」

我的好奇心，使我變得硬心腸起來，雖然徐月淨已急得幾乎哭出來了，但是我還是道：「不行，那塊石頭究竟是甚麼，你得詳細告訴我！」

徐月淨抬起頭來，哭喪着臉，道：「那……那不行，我答應過智空師父，不對任何人提起的！」

我看出徐月淨已經快投降了，是以我又漏了他一句，道：「哼，我還以為我們真的曾經是好朋友！」

徐月淨望了我半晌，又嘆了一聲，拉住了我的手，道：「好，我講給你聽！」

他拉着我，進了一家小茶館，在一個角落處坐了下來，我們捧着茶杯，暖着手，徐月淨又道：「我對你說，便是這件事，你無論如何，不能再對旁人說起。」

我笑道：「一塊石頭，何必那麼緊張，那究竟是一塊什麼石頭？」

徐月淨道：「一塊雨花台石。」

我呆了一呆，一時之間，幾乎疑心自己聽錯了，可是徐月淨說得很明白，那是一塊雨花台石，我在一旁之後，不禁「哈哈」大笑起來。

不錯，雨花台石是十分有趣的東西，晶瑩美麗，可愛異常，花紋和質地好的雨花台石，價值也相當高。但是無論如何，一塊雨花台石，不值得如此神秘，除非他們兩人神經上都有多少毛病。

我在呆了一會之後，道：「行了，早知只不過是一塊雨花台石，我們也不必吵架。」

我已經表示我沒有興趣再聽下去了，可是徐月淨究竟是老實人，他既然開始講了，就要將事情講下去，這時，他反倒主動地道：「這塊雨花台石，與衆不同，我也只見過一次！」

我順口道：「不同在什麼地方？」

徐月淨的神色十分凝重，壓低了聲音，道：「它是活的！」

這一次，我真的疑心我聽錯了，我連忙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徐月淨重覆了一遍，說的仍是那四個字，道：「它是活的！」

我呆住了，出聲不得，一塊石頭，雨花台石，它是活的，這實在是荒唐到了超乎常識之外的事了，是令人無法接受的；我道：「活的？石頭？你弄錯了吧？」

徐月淨神色嚴肅地道：「沒有弄錯，我看到過，雖然我只見到過一次，但是它的確是活的，一點不假，智空師父根本不肯給我看，是我有一次，不敲門就進他的禪房撞見的，他叫我無論如何，不能告訴別人！」

我的好奇心，被提到了頂點，因為我知道徐月淨決不是一個說謊的人，而一塊雨花台石是活的那件事，又實在太無法接受了。

是以我的身子俯向前，道：「你詳細告訴我！」

徐月淨道：「那一天，是夏天，我推開他禪房的門，看到他正在凝視着什麼，而一等我來，就立時拿袖子將桌上的東西蓋住，我那時很頑皮，假裝什麼也沒有看到，和他談着話，突然掀開

了他的衣袖，就看到了那塊雨花台石了，它有拳頭大小……」

我不等他再往下說，便道：「當時，那塊石頭是在跳着，還是怎麼樣？」

徐月淨道：「我說它是活的，並不是那個意思。」

我道：「那麼，它如何是活的呢？」

徐月淨喝了一口茶，道：「你耐心一點，聽我說下去，我當時看到只不過是一塊雨花台石，心中也感到奇怪，那塊雨花台石很美麗，橢圓形，一半是深紅色，另一半，是一種近乎白色的半透明，本來，我看到是雨花台石，只不過想順手拿起它來看而已，可是智空師父却緊張得將我的手按住，叫了起來，道：『別理它！』」

「我當時呆了一呆，道：『這是什麼？』智空師父道：『我也不知那是什麼，那是在雨花台拾回來的。』我道：『我早就看出它是一塊雨花台石了！』智空師父道：『可是它與衆不同，你看！』智空師父說着，將那塊雨花台石，移到了陽光之下。」

徐月淨說到這裏，神情變得十分緊張，雙手緊緊握着拳，面色也變了。

他的緊張神情，連帶使我也緊張了起來，我道：「你看到了什麼？」

徐月淨雙手捧着茶杯，他的手在發抖，以致有好些茶洒了出來，他的臉色變得很蒼白，他的嘴唇顫動着，可是却說不出話來。

我心中更急，道：「你究竟看到了什麼？說呀，不論你看到了什麼，現在說出來，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我的話，多少起了一點作用，徐月淨的神色，變得鎮定了許多，他先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那真是太不可思議了，那塊雨花台石，一半是深紅色的，而另一半，是半透明的，可以看到石中的情形……」

我是一個心急的人，徐月淨講的話，不得要領，使我很急躁，我催他道：「那你已經說過了，告訴我，在將那塊石頭移到了太陽光之下，你看到了什麼？」

徐月淨道：「你別着急，我自然會告訴你的。」

他講到這裏，又頓了一頓，我不禁嘆了一口氣，這個人，你越是焦急，他越是慢吞吞，還是不要去催促他，由得他自己說的好。

徐月淨在停了片刻之後，道：「我實在不知該如何說才好，嗯……在太陽光下，那半透明的一部份，看來更加透明，我看到，自那紅色的一部份，有許多一絲一絲的紅絲，像是竭力要擠向那半透明的部份，而在那半透明的部份，又有一種白色的絲狀物，在竭力拒絕那種紅絲的侵入，雙方糾纏着，那種情形，使人一看到，就聯想到一場十分慘烈的戰爭！」

我望着徐月淨——實際上，我是瞪着他，我的心中在懷疑他不是正在發瘋語！

在我的神情上，徐月淨顯然也已經看出了我的心中正在想些甚麼，是以他苦笑了起來，放下了茶杯，道：「我所說的，全是真話，信不信由你。」

我仍然瞪着他，道：「和尚兒子，你的意思叫我相信，在一塊石頭之中，有一場戰爭？」

徐月淨感到十分尷尬，忙道：「不，不，那或許是我的形容詞不怎麼恰當，但是，在那塊雨

花台石之中，確然有着爭執，我的意思是，那種紅色和白色的絲狀物，它們是活動的，而且正在掙扎着，我說那塊石頭是活的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我並沒有再說甚麼，因為徐月淨所說的一切，令我消化不了，我得好好將他的話，在腦中整理一下，才能够逐漸接受。

而在我考慮間，徐月淨又補充道：「所以，並不是說那塊石頭是活的，而是那塊石頭之中，有着活的東西！」

那時，我已經將徐月淨的話，仔細想了一遍。爲了鄭重起見，所以我不叫他的綽號，而叫着他的名字，道：「月淨，你一定是眼花了，雨花台石有不少是有着極其奇妙的花紋的，在陽光之下，稍有錯覺，那種隱藏在石內的花紋，看來就會像活的一樣！」

徐月淨忙搖着手，道：「不，那絕不相同，你以爲我沒有看見過雨花台石麼？我見過許多美麗的雨花台石，但那些和智空和尚的那顆，完全不同，他的那顆，是活的，我的意思是，石頭中有活的東西！」

徐月淨說得十分認真，他那種認真的態度，使我無論怎麼想，也絕不會想到他是胡言亂語。我呆了半晌，才道：「你只看到過一次？」

徐月淨點頭道：「是的，智空師父不准我向任何人提起這塊石頭的事，甚至在他的面前，也絕不准提起，我也一直遵守着自己的諾言，剛才，我一時衝動，提了起來，他的反應如何，你是看到的了！」

我「唔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他的反應，倒像是你提及他在禪房中藏了一個女人！」

徐月淨苦笑道：

「真像！」

我問道：

「他爲甚麼那麼神秘，不想人家知道他有着那樣的一塊雨花台石？」

徐月淨搖着頭，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我又問道：「那麼，當時你看到了那種奇異的現象，你有沒有問他，這塊石頭中，究竟是甚麼東西？」

徐月淨道：「當然有，我看到的情形，實在太奇特了，我怎麼能不發問？可是智空師父自己也不知道那是甚麼，他只是說了一些玄之又玄的話。」

我追問道：「他說了些甚麼？」徐月淨道：「他說甚麼，上天造物之奇，決不是我等世俗人所能了解的，又說甚麼，佛能納須彌於芥子，於芥子中現大千世界。」

我眨着眼，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徐月淨道：「誰知道，佛法本來就是玄學，只怕連他自己，也一樣不明白他的話是甚麼意思。」

我呆了半晌，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月淨，我想看看那塊石頭。」

徐月淨吃驚地望着我，我完全明白，徐月淨之所以吃驚，是因爲他明白我的性格，是想到了

做甚麼，一定要做到的那種人！

是以他忙搖手道：「不行，智空師父一定不肯給你看的，他一定不肯給你看的！」

我也早已想好了我的辦法，所以我道：「我不是要去求他，讓我看看那塊石頭。」

徐月淨的神情更吃驚了，他張大了口，呆了半晌，才道：「你不是要……要去將那塊石頭……」

他是一個老實人，在他的口中，始終說不出一個「偷」字來，我不等他結結巴巴再向下說，就接上了口，道：「你和我一起去將它偷出來！」

徐月淨大聲叫道：「我不去！」

他叫得實在太大聲了，以致茶館中的所有人，都轉過頭，向我們望了過來。

我放下了茶錢，拉着他便向外走，到了茶館外，我才埋怨他道：「你瘋了，我們是商量着到金山寺去偷東西，你怎可以那麼大聲？」

徐月淨道：「我不去！」

我和他一起向前走着，因為下雪，街道上泥濘不堪，我道：「你非去不可，誰叫你將這種怪事告訴了我？你如果不敢和我一起，就證明你在說謊！」

本來，像我這樣的「激將法」，用在徐月淨這樣的老實人身上，是萬試萬靈的，可是，這該死的「和尚兒子」像是已立定了主意，不肯跟我去偷東西了，他搖着頭，道：「我不去，就算我是在撒謊好了！」

他講出這樣的話來，我倒無法可想了，我們兩人都不再說甚麼，只是默默向前走着。

不一會，到了徐月淨的家中，我們仍然相互間不說話，徐月淨在他房間後的小院子中，堆着雪人，他自然不是對堆雪人有甚麼興趣，只不過是他有意避開我，不肯和我談話而已。

我也不去理會他，自顧自在房間中盤算着，一直到吃過了晚飯之後，天色全黑了下來，我們才開始說話，是我先開口，我道：「好了，和尚兒子，我不要再陪你去了，我自己一個人去！」

我接着道：「你放心，旁的和尚不會捉我，因為我不是去偷他們的東西，而智空和尚就算捉到了我，他也不會聲張出來，因為我是去偷那塊古怪的雨花台石，他不敢對人家說他有一塊那樣古怪的石頭！」

我的詭辯，使徐月淨一時之間，難以應對，他只是道：「我還是不去！」

我笑着，道：「我根本沒有要你去，而我也早就盤算好了，和尚都要做早課，智空和尚也不能例外，我們半夜偷進寺去，找一個地方躲起來，一到清晨，和尚全都到佛堂唸經去了，我們就偷進禪房，偷了那塊石頭出來，管保萬無一失。」

我心中實在還是想徐月淨和我一起去的，老實說，一個人去做那樣的事，總有點不自在，所以，我故意在我的話中，用「我們」這兩個字。

徐月淨默不作聲。

我又道：「這塊雨花台石，既然如此之怪異，說不定有着極高的科學價值，如果讓它一直埋沒在禪房中，那實在太可惜了，你可知道雨花台石的來歷麼？」

徐月淨聽得我忽然之際，轉了話題，他也不禁一呆，道：「雨花台石的來歷是甚麼？」
我道：「全世界，只有南京雨花台，才有那種花紋美麗、質地晶瑩堅硬的石頭，當然不是地上長出來的，它是天上掉下來的！」

徐月淨道：「別胡說了！」

我笑道：「和尚兒子，你自己見識少，就不要講人家胡說，你可知道『天花亂墜』這句成語？」

徐月淨不服氣地道：「當然知道！」

我道：「好，這句成語的上一句是甚麼？」

徐月淨瞪了瞪眼，說不上來。我笑道：「這就是了，你還是不知道。『生公說法，天花亂墜』，這裏面是有一個故事的。」

徐月淨道：「那和雨花台石，又有甚麼關係？」

我道：「自然有關係，生公是晉時一位高僧，叫竺道生，他在虎丘說法，說得頑石盡皆點頭，他在南京說法，說得天花亂墜，自天上跌下來的花，都化爲五色石子，所以這個說法的地方，就叫着雨花台，那些石子，就是雨花台石。」

徐月淨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牽強附會的本領，倒真是第一流的了。」

我道：「我也沒有那麼大的本領，那只不過是前人筆記小說的記載而已。」

徐月淨道：「這種記載，如何信得？」